

蒲扇摇出的记忆

□黎耘

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。”进入三伏后，热浪袭人，幸有电风扇、空调，送来清凉。日渐淡出人们生活圈的扇子，成了遥远的记忆。

古时候，赤日炎炎似火烧，王孙公子把扇摇，摇的是精美的折扇、羽扇。仕女闺秀，摇的多是绢制的团扇，如《红楼梦》薛宝钗挥动团扇扑蝶：蝶儿忽起忽落，穿花度柳，宝钗蹑手蹑脚，东扑西扑，香汗淋漓，娇喘吁吁，煞是可爱。至于平民百姓的扇子，多是草扇、竹扇、蒲扇。

我见识过乡下匠人制作蒲扇的工序。采来蒲葵阔大的叶片，大体留出有用的部分，多余的剪掉；大约20张一摞，置于木板下，压上磨盘、石块、铁锭之类的重物；经十天半月，蒲叶压平，再经烘晒干透之后，即依模具画线，剪成圆形，用布条包边缝制，一把蒲扇就做好了。有的人买了蒲扇，在扇面上用毛笔题字、绘图——通俗的，题写民谣、打油诗，诸如：“扇子好凉风，时时在手中；天凉不见面，夏日才相逢。”若是怕别人拿走，便写上“有借有还真君子，拿去不还是小人”。高雅的，或题写励志警句、唐诗宋词，或画花鸟虫鱼、人物山水。写毕，画完，用煤油灯的火焰熏烤扇面，把字画熏得黑糊糊一片，再用湿布擦掉浮烟和墨迹，一幅黑底雪白的字画就显现出来了。小屁孩时的我，对这种“熏画”的制作很感兴趣，也在扇面写了“做好孩子”四个大字。谁知，好孩子做不成了——熏烤时，没把握好火候，把蒲扇烤焦了，湿布一擦，妈呀，擦出个窟窿。哥哥挖苦我：“还好孩子呢！——破坏分子！小屁股欠揍！”吓得我哇哇大哭。母亲责备哥哥：“你呀！你呀！……”抚着我的光脑壳说：“莫哭莫哭，崽崽是好孩子。下次再熏，就不会熏焦了。”她还给我两颗彩色玻璃纸包的水果糖，把哥哥馋得直咽口水。

最有趣的要数夏夜纳凉。

家乡的小圩镇只有一条长街，从山脚沿小河通到柳江边。夏夜，皓月当空，明晃晃的月光铺洒一地。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搬出竹床、躺椅、小凳，铺开凉席，摇动蒲扇，在檐下歇凉。先是待在自家檐下，渐渐人以群分。男人堆喝着消暑的山楂茶，抽着呛人的叶子烟，说桑麻，道年成，谈古论今，讲所见所闻；女人堆最是热闹，东家长，西家短，油盐柴米酱醋茶、生儿育女猪鸡鸭，七零八碎的事都是话题。都说三个女人成个圩，那高分贝的话声，无拘无束的笑声，间杂着蒲扇拍打的“扑

扑”声，此起彼伏。三天一圩的小街，仿佛成了夜市，充满喧哗。小屁孩们不大喜欢跟这类男人女人凑堆，喜欢跟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婆在一起。阿公阿婆摇着蒲扇，给我们扇凉、驱赶蚊子，给我们“摆古”。中国民间四大传说的《孟姜女》《白蛇传》《牛郎织女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我就是那时听说的；当然，还有摇着鹅毛扇的孔明草船借箭、火烧连营，摇着破蒲扇的济公扶危济困、除暴安良……可以说，阿公阿婆们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，在我幼小的心灵注入了传统文化的养分。

若是没有月亮，银汉横陈、星斗满天的夜晚，却有另一番情趣。常常，男人堆女人堆在这样的晚上，没有那么浓烈的谈兴，话声笑声也没有那么高朗，能不时听到小河边传来青蛙“呱呱呱”的叫声，纺织娘和蟋蟀弹奏的交响曲，偶尔还有夜蝉几声不和谐的嘶喊。在这样的夜晚，不少小屁孩喜欢聚在我家隔壁的七叔公身边，因为他最会“摆古”。他讲的人熊婆和鬼怪古仔，吓得我们周身打起鸡皮疙瘩；讲神笔马良画金元宝，画大船，画风浪，让贪官葬身大海；讲黑脸包公用虎头铡“咔嚓”奸臣，为国为民除害，让我们激动得拍手叫好……我最献殷勤，给他摇蒲扇扇凉。有时候，正当我们聚精会神听七叔公“摆古”，突然从不远处传来小伙伴的吟唱：“萤火虫，挂灯笼，飞到西，飞到东……”大家一窝蜂地涌过去——因为，发现了萤火虫！这不，在夜色中，萤火虫屁股的光很亮，忽而高飞，忽而低飞，像故意挑逗我们。大家挥舞蒲扇，有的尖叫，有的高喊：“萤火虫，莫飞高，天上有只麻雀鸟……”“萤火虫，快快落，带你回家吃糯饭，我家糯饭有啫啫（肉）……”当萤火虫飞临头顶，被蒲扇扑了下来，大家一拥而上争抢。抢到萤火虫的小伙伴，把它装在玻璃瓶里炫耀。于是，我们又开始等待第二只、第三只了。小屁孩们捕捉萤火虫的喧闹，让小街又生动热烘起来。

在酷热的长夏，蒲扇轻摇，摇出一阵阵清爽的风，驱散了人们因酷热而烦躁的心绪；蒲扇轻摇，送走了多少个漫长难眠的夏夜。近乎原始的蒲扇，摇出了乡村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，一种亲近和谐的生活情趣，这是城市高楼里的空调机和电风扇吹不出来的。蒲扇摇摇，岁月留香。摇动的蒲扇，摇出了童年的欢乐，摇回了遥远的记忆……

漫游柳版九寨沟

□张幼异

天高气爽脚不停，友好相邀土博行；曾是芳华耕地地，故地重游感深情。源头碧水润花红，洞穴暗河似龙宫；七孔滩流观瀑布，飞泻岩溶现彩虹。巍峨连峰树绿荫，耀眼美人睡山巅；沿途林带遮望眼，生态融合映蓝天。狭坳铺宽水泥道，沿途畅通人欢笑；田园临熟兆丰年，喜看壮乡换新貌。今给华夏添景秀，瞬间四海广传流；车辆如梭客不断，尽情漫步画中游。

游柳州天池

□林善似

谁在天池造秘宫，神工鬼斧妙无穷。船摇波密观音笑，洞览山欢野兽冲。前进偶逢鱼戏水，返回常遇鸟巡空。奇形怪状藏新画，细品方知似恐龙。

水调歌头·柳江烟雨（外一首）

□韦谓诠

其一

山顶云生雨，江上水生烟。不分烟里云里，时有雨潺湲。烟幻蜃楼海市，雨润瑶花琪草，烟雨共流连。多少烟霞客，争作雨中仙。

一襟风，一瓯月，一江船。姮娥江上送客，风满一帆先。更有皇华星使，披一银河彩练，青眼柳江天。仙雨神烟梦，推枕不思眠！

其二

柳江奇与美，全在一江烟。景中任有，人神神往好家园。次第琼楼玉宇，栉比雕冰镂雪，蟾魄拟初弦。白雨响新瓦，红焰走长天。

佩珑璁，冠煜燿，舞龙泉。双乔为你轰饮，拼比馭风仙。疑是夔牛鼓阵，又像呼鹰古垒，截虎在平川。宇宙一丘土，大我越千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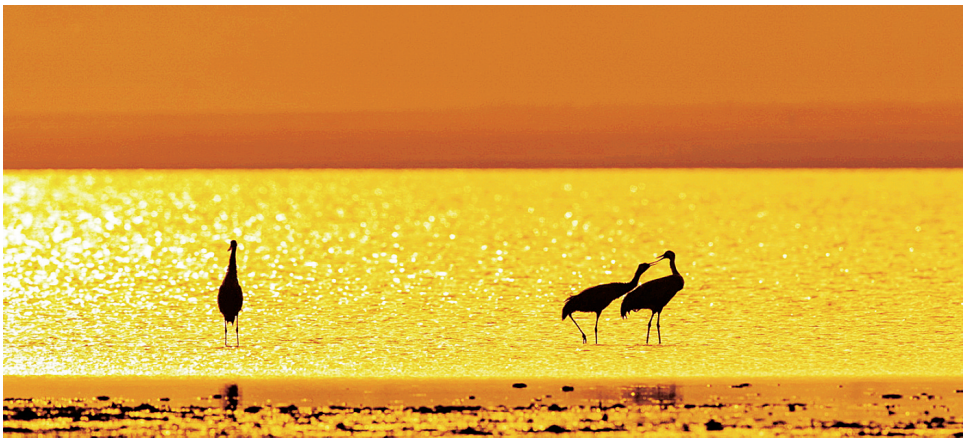
柳江晚眺

娇鸥点水掠轻舸，落日沉鱼聚影桥。条彩闪光山幕合，烁金堆谷浪波摇。烧霞鼓笛吹风习，宿野归云带雨飘。腰细舞歌嘒嘹嘹，抛钩钓月酌松乔。

百里柳江吟

□何毓龙

昔时酸雨害成忧，污水残苔染渚洲。大治欣开清浪景，寻芳孤雁歇琼洲。名江百里泛青幽，岁月逐澜乐事稠。举办狂欢迷贾客，年年菊季闹龙舟。晚来碧水绕山流，月弄烟波惊宿鸥。色醉游人眠不得，平川牵梦过城头。



金色的梦幻（苗青 摄）

诗文

编辑：朱英玉 排版：莫启纬 校对：向彩忠